

程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卷之六十一

黃帝新刻

維德

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故曰列傳

氏制

其人行跡

故云列傳

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弟三

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

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處夷

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

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

老子者

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

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

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載道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星入口而有脈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脈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楚苦縣厲鄉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

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恪。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

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出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

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

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

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

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

也幡蒿江東呼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花負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

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去
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

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

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

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

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

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迺遂去至闕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闕令尹

子或以為函谷闕括地志云散闕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闕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闕令

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

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闕闕銘云尹喜要老

於是老子迺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

所終列仙傳曰闕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李星宿服精

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

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

闕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

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闕令尹喜望見

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

果乘青牛而過也史公疑老

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

世耕於蒙山之陽堯陵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

藟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著書

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

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

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

及或也玉清云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

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

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

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

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

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

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或曰儋

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

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

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在傳所謂邑亦

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宗子汪索隱

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假仕

壽。正義曰音古雅反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

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

退而後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

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而自化清靜不撓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鄭緣生述

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

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

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

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作漁父盜跖胠箠。索隱曰

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立

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

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以詆訛孔子之徒

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

曰詆音邸訛音訾謂詆訛毀訾孔子也

之屬比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劉氏畏音於

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庚元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

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涿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

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然善屬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書離辭。正義曰屬音首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

墨。正義曰剽正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泐泐洋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泐泐音汪羊二字又音晁養又作癢。正義曰泐泐音泐已音

把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

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

小豚不可得也。正義曰不羣也。豚小也。願為

無汚我索隱曰汗我寧遊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

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

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

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

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與此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

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二百五篇為詩今云

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之孫帝魁之書乞秦穆公凡

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

然

唐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

也堯將遜位讓於唐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功

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

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

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三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白皇甫謐高士

傳云許由字武仲堯

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

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

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卜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

也之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

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自投於桐水務光負

石自沉於盧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

水是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

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

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

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內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各元字公信叔齊各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

前注內寅作殷湯正月二月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曰善養老去盡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

蓋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

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

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

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

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

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

避之以紮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

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

處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薇也爾雅云薇薇也正義

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穢曲長虞夏數樸禪讓

此君臣爭奪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

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

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飽也

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與

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臨者黃帝

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號之盜跖

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暴

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凶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

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日怒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家在河東大陽臨

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

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

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

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

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

大著明若至近世操行不軌重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楚靈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窺

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由徑索隱曰澹

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

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

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

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足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亦久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

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

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

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

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

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此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

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殉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

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墜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

繫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貪夫徇財正義曰

反徇求也賈云勢以矜夸者至烈士徇名索隱曰言貪權大夸者死權勢以矜夸者至

死不休故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鄭誕生作每

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言作史記若貪夫狗財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同

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雲

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聖人

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

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

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

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

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

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綴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

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伯夷叔

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齊雖有賢行得

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巖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

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音趨舍音

尾而各曉達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問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脩德在鄉問者若不

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老子伯夷列傳○史記卷之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史記卷之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

姪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

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貧鮑叔終善遇之不

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

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

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偃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疾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

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二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

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常為

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也管仲既任政相齊

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

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皆加勇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

通貨積

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

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

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下令如流水之原

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

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

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

索隱曰輕重謂

錢也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衡

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

桓公實怒少姬

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蔡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

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曰今齊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沫

莫葛管仲因而信之

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

諸侯由是歸

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站

正義曰

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

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相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

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相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相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相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

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

齊國遵其政常彊

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

平謚仲字父相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

萊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

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

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

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

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

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反表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

臣僕晏子解左駮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駮贖

之載歸弗謝入閨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

正義曰懼牀縛反注皇覽云晏子塚在臨淄城南菑水南相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相公塚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

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管仲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

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

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

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

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

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

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

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臣救國豈管仲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

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

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社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

○史記卷之六十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卷之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

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

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

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二卷也

韓非者

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

韓之

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二十餘篇號曰韓

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

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

學非為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各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

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

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

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不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冑也冑兜鍪也今者所養

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御侮之人也所

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

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蟲

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

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

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

書有說 難篇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

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

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 凡說

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 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 又非吾敢橫失

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 又非吾敢橫失

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

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 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只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

之意實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

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

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閻與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

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

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 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

史記列傳三

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

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

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

之難也

能盡之難也

難在知所說之心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

之意實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

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

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

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商鞅說以帝王

收其說實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三

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

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

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

之難也

能盡之難也

難在知所說之心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

之意實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

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

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

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商鞅說以帝王

收其說實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謂

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

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

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周澤未渥

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

德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

則其德亦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

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彼顯有所

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

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

計而說者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身亡危

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止之以其

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粟太

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為間已

正義曰間音紀竟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已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也

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

權○正義曰張勳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已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已之資籍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說人主所憎惡人主以為嘗試於已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汎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

當○正義曰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淨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

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

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

傲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

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彼自知

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而攻間之是以甲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讎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友刘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

理難同怒以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氏云秦昭王决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

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其無失也

索隱曰披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

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大

忠無所拂辭

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

拂悟於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

所擊射排擯按

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

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

露靈而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

知盡之難也

徐廣曰知

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

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

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深計而不疑

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曰夫知盡

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

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

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

持此說之成也

致王道百里奚為虜

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虞公皆

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

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汙音烏

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

宋有富人天雨墻

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

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出

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

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然而甚者為戮薄

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

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

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

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

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

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

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

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

曰龍虫類也故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

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

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

庶幾於善諫說

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西貝梁監門

子盜於梁臣於趙而刻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比肩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史記卷之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史記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

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曰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女乃薦

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

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

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各故尸子曰十萬

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

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

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

日日中時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

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

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親戚左右送之

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

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

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

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枹枹音浮○正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駮以徇

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駮又斬馬之左駮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駮音附劉伯莊云駮者箱

外之立木承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

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甲必耳反其

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正義曰度黃河水比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

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

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

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

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

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

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

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寔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
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寔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司馬穰苴列傳 ○ 史記卷之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 史記卷之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

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

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

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

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後百餘歲有孫臆臆生阿鄆之間臆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臆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臆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

頻忍反龐皮江反消古玄反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

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孫臏以刑徒陰見說今汴州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期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撓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

此當是舊語故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

孫子以言之也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

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

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

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

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二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徃直走大梁魏將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

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五十里而趣利

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

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

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

史記卷五

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
名索隱曰豎子謂臆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
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
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

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
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
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
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
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
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
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且好色

索隱曰王
克言吳起貪且好色
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

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起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

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

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

甫謚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

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

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

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

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

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

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

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

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

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

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

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

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

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

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
審令指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
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
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
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林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
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
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曰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
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
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
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
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則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

○史記卷之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奢員兄曰伍

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

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

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

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

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

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

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

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

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
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

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

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
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
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
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
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
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

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
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
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
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
詢音大詬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逆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
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
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
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

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
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
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
終為天下笑耳謂貞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
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
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使者不敢
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
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
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
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
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

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
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
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
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
鄭定公 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
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昭
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
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
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
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

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馮驩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

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

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

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蠻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也

本謂之終稗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

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

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

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

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

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

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

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

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

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

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

歸

索隱曰公子燭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歸庸及蓋餘也

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

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潛

六古國阜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

五年伐越

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楚軍於豫章

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

取楚

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

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

闔廬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

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

索隱曰概音古賈反

王不聽遂

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子常公子孫瓦

子常敗走奔

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

又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

亡入雲夢盜擊主王走郢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

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

北城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

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其篡唐王已自為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

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

能破人

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

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

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

正月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

譬言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

事何得責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

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父留楚求昭王而闔廬

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

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

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

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

又音波安。素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

音若。素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

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樛李乃文誤也左傳云軍郢闔廬

病創楚良將死謂大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

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

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

於夫湫音椒。素隱曰又如字。正義曰越王勾踐乃

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

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

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

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

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

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威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充蒞州鄒縣魯曲阜縣蒞蒞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

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

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

胥專慢彊諫索隱曰慢音皮逼反沮毀用事沮音自呂反徒幸

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

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嚄使人微伺之其使

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

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

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

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曰子

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嚄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

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

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

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

門鱸門謂鱸門也今名葑門鱸音並音姑反鱸音覆浮反越軍

開示浦子胥濤溫羅城開北門有鱸鱖隨濤入故以名門顧

野王云鱸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

馬革為鷓夷鷓夷榼形。○正義曰盛音成榼音古曷反。正。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大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而夫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

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

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而夫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而夫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而夫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而夫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

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

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

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

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

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

遂乃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

號為白公。

白公歸楚

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
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
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
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河自礪
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
如卯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龍襲
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
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
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之

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

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

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

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

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

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者俱死何

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

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士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固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詬 志復冤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扶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 ○ 史記卷之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 史記卷之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

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比目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索隱

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文學子游子

夏師也僻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文過。正義音癖。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曾鉞

也曾子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取喭。正義曰取

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 回也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

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

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孔子之所嚴

事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魯曾典公綽數稱臧

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成記云蹈忠而行信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曾典公綽數稱臧

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死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

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

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肸之邑也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

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

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

不己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

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

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

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一簞食一瓢飲孔安

國曰簞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安孔

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

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

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

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

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

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

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擲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

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

胥附之友能使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

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

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昆弟動不仕大夫不食汙君

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如有

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

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冉言之

冉雍字仲弓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

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國曰

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鮑氏曰在邦為諸卿大夫孔子

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

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

山川寧止月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

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

其賦仁則吾不知也

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

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

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

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

雞佩假豚冠以雄雞佩以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

事必先善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

以使民民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

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

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小人好勇

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安孔

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

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衣敝緼

袍孔安國曰緼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

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

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子

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

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

衛邑子路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

可以比眾音鼻言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

索隱曰

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
 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
 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
 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
 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蒯聵為孔悝之邑宰蒯聵
 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前疆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
悝本心自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龍衣攻出公出公
 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
 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

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
 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
 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
 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壓斃子
 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
 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
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

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

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

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

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宰

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

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曼也二者宰我問五帝

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宰我為

臨菑大夫索隱曰謂在齊齊都臨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

恒所殺恐字與宰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

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安孔

國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

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

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

曰璉周曰簋簋宗廟之貴器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

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

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

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

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

夫子行此五德思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

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

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

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

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

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

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

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守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其志

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

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

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

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

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

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

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

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

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

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

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

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

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

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

奉先人藏哭帛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

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

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

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

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

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

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

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

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

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會在哀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

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

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

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

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

貢好發舉與時轉化其貨廢舉謂傳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傳貯值貴

即逐時轉易化其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

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

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尔小笑貌曰割雞

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安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孔子以為子游

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卜商索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

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

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續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

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

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

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

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尔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礼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

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塌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

言之則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

少過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

則必悔

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

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張書諸

紳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

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

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在國及家必達馬融

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尊而光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里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

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棖提三尺軀載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羊我求不可以威却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兖州字

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

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

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兖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兖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
字誤為密較可明矣憲字從音呼寧從音編下俱為必世傳
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孔子

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

得此行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

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

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

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

穀耻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子思曰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孔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孔

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子真相衛

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

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

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

名長范審云字子芝

孔子曰

孔子曰

孔子曰

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

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

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容出孔子

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重其德故曰君子國有

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

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哲克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非嘗

屈節為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

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

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

由字路回之父

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父子嘗各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負請孔子車以葬安孔

國曰賣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

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

商瞿正義具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

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

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弘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明人弘傳江東

人矯音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庇疵傳

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豎傳淳于

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

淳于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何傳東

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令密

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言云字叔元何元朔

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

子羔為費邸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孰習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

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

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諛翹之人孔

子不責負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諸志子路也僚也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執勢猶能辯子路之无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

肆尸曰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

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

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是得無訥乎孔安國曰

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訥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

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

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

以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應

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少孔子十三

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

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

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

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二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

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四

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

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

象良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
子一良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
命他以孔子使之齊魯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
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

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

曰四升請益曰與之庾庾六斗氏曰十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亦黨乎魯君取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季孟子女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季孟魯君而不知禮孰不

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不施以告孔子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

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梁鱣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

一作會

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曰家語云子始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二歲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

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

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

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縣曹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公拜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音赤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秦人

商澤

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推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哲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單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怕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莒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莒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言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

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琅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卷之六十七

